

# 難忘親情與鄉情

## ——談劉全艷《童年憶舊話澳門》

作者：歐宗智

### （一）記述隨筆別具意義

臺灣當代散文自戰後在臺發展以來，散文的分類莫衷一是，諸如曹昭旭將散文分為抒情散文、敘事散文、論理散文等三類；楊牧把現代散文分為小品、記述、寓言、抒情、議論、說理、雜文等七類；余光中則先分散文為廣狹兩義，狹義散文指個人抒情感懷的小品文，廣義的散文則「凡韻文不到之處，都是它的領土」，余光中又依「功能」將散文分為抒情、說理、表意、敘事、寫景、狀物等六類。而鄭明剛《中國現代散文芻論》把散文分成：小品（又依描寫對象與傾向的不同，分為人物小品、雜物小品、理趣小品、情趣小品四類）、雜記隨筆、遊記、日記、尺牘、序跋、報告文學、傳記等八類。以上諸家見解，各有千秋。

易言之，散文的內容無所不包，其形式亦必然順應變遷，作者無疑擁有絕大的運用自由與發揮餘地。

近讀旅加作家劉全艷《童年憶舊話澳門》（香港，青森文化，2018年9月初版），全書除了序和後記，共70篇短文，短則3、4百字，長約6、7百字，以上懷舊雜記隨筆集中記述50、60年代的澳門，頗具歷史、文化價值，如同作者書中提到的「百福被」，這一篇篇短文是一塊塊碎布，作者別有用心地將它們拼成一條被面，再塞進些棉花，一針一線地縫合起來，成為一床色彩繽紛的拼花小棉被，必然帶給跟澳門有關的人們莫大的溫暖。當然一般讀者也可以透過作者對童年生活的回憶，窺見昔日殖民小城澳門的社會文化和風土人情，發現原來繁華熱鬧的賭城以前曾經如此寧靜、樸素。

類似的懷舊文章，在50、60年代的臺灣文壇為數不少，多出自中國渡海來臺的作家，寫海峽對岸家鄉的人、事、物等，無慰了離鄉背井、午夜夢迴的浮雲遊子，迨70年代至今則比較多的是臺灣鄉土書寫。此外，海外作家寫香港者多，談澳門者少，是以劉全艷頗具特色的《童年憶舊話澳門》可謂別具意義。

### （二）鄉情親情躍然紙上

《童年憶舊話澳門》寫作者3歲時隨父母由廣州來到澳門，至11歲遷居香港這8年之間，在葡萄牙人殖民統治下的生活種種。除了父母、姐姐、外婆外，作

者主要是寫昔日澳門的街坊小店、鄰居朋友、學校師長同窗，以及童玩、小吃、電影、廣播、讀物……等等，乃至元宵、中元、中秋、新年的節慶描述，其記憶力之驚人令人嘆服，加以每一篇文章都精心搭配余達明的鋼筆插圖，堪稱相得益彰，大大加深讀者的印象。

書中關於親情的敘寫，最是溫馨。作者3歲時隨40出頭的父親由廣州來到澳門，先是住在板樟堂街，未久於草堆橫街安頓下來，在家附近的墟石塘上領牌擺熟食攤，一家三口相依為命，為了便於照顧年幼的女兒，父母做生意時便將女兒帶在身邊，安置於攤位後方的祺記酒庄門前台階上的小床，生活之艱辛苦由此可見。在這樣環境中長大的作者，與父母之間的親情，自是成為書寫的重點。

父親雖然生意忙碌，但不忘帶作者至南灣散步，上茶樓，吃雪糕、喝涼茶，買玩具、看電影……等，當作者頑皮犯了錯，諸如跳床摔傷，父親忙亂著為她止血，不會責罵；4、5歲時，作者在「明生紙號」看到「千古」二字居然懂得此即「死亡」之意，心想父親已會有「千古」的一天，不禁悲從中來，低頭含淚，讓父親牽著手一起回家。父女之愛，多麼動人。

再者，母親進進出出擔著幼小的她，作者更是滿懷感激之情。平時，母親教女兒繡花、摺紙、綁辮子……等，尤其母親的身教言教，作者銘記在心，諸如不與人計較，認為無論再怎麼大的困難，只要咬緊牙關，總會挺得過去；幫助過自己的恩人，有機會就要報答人家；也不時提醒女兒，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非人」，若聽到別人在說是非，就要立刻離開，不要聽下去。以上種種，深深影響作者的一生。

生活安定下來，外婆帶著姐姐，從廣州過來，全家終於團聚了。不識字的外婆會寄包裹給家鄉的親人，作者則把信讀給外婆聽，再請人代筆寫回函。祖孫牽手同行的身影，躍然紙上。

### （三）今昔對比滄海桑田

《童年憶舊話澳門》筆法平實，沒有華麗的詞藻，但其寫今昔對比，每令人興滄海桑田之嘆。

如以前沒有洗衣機、烘乾機、舊衣物充分利用，作者有感而發，衣服經過自己雙手洗滌、漿燙後再穿回自己的身上，總是多了一份相互接觸的親密感情，這是現在年輕人所無法體驗得到的。再如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，反而十分環保，作者提及，上街市買菜，一

條鹹水草把菜肉紮起來吊在手裏，沒有塑膠袋；買汽水要付押瓶費，喝完再把瓶子拿去換回押金；到雜貨店打油鹽醬醋，自備容器；舀水用的是椰殼水瓢，沒有什麼塑膠用品，這也都是現在年輕人所難以想像的「天方夜譚」。

作者對比著澳門之今昔，昔日澳門像一條街般細小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如此接近，生活方式純樸簡單。但隨著經濟轉型，今天澳門賭場處處，酒店林立，大街小巷擠滿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，但有誰還記得，腳底下踩踏著的原是常年細碎的石仔路？

### （四）清淡而又餘音裊裊

此書既是童年憶舊，自然出現許多現今不用或罕見的名詞，作者均費心附註說明，如「撻炮」（撻撻炮竹外殼）、「豬仔館」（苦力招工館）、「白鴿票」（一種博彩）、「媽閣廟」（即媽祖閣）……等，讓讀者更易了解及融入昔日澳門的生活氛圍。不過，對於間接造成香港左派「六七暴動」的澳門1966年「一二·三事件」，此為國民黨勢力退出澳門的分水嶺，隔年作者一家便離開澳門移居香港了，未知是否與此一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的澳門重大歷史事件有關？可惜作者對此避而不談，或是草草幾筆帶過，令人不解。

此外，作者於書中提到許多地方小吃，而且多所描述，饒富趣味。然父親擺熟食攤為生，所販賣食品卻隻字未提，付之闕如，豈不怪哉？

綜觀之，《童年憶舊話澳門》寫法平鋪直敘，鉅細靡遺，清洩而又餘音裊裊，如同畫家余達明所言，對澳門已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，很渴望飛到澳門去看看。只是，歲月悠悠，作者筆下的澳門以及他所繪畫的當年的澳門，是再也找不回來，只能夢中去尋了。

